

李

詩

選

註

李詩選註卷之九

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下尋陽城泛彭蠡寄黃判官

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景轉踈  
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賞亦何窮

賦也灌嬰漢高祖功臣封淮陰侯開井尋陽城中年深堙沒  
後孫權經此自標其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淮陰  
侯開不滿三百年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已瑞江有風浪井  
水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天鏡湖光也落景落日也轉日  
轉也蓋小雨而復晴也○此李白下尋陽汎彭蠡即事以寄  
黃判官言尋陽之地舊有灌嬰之井井與江通江有風浪井

即漂動故井中有浪則知江上之有風矣風息開帆直向湖  
東落景轉照於踈雨之後晴雲飛散於遠空之中彭蠡名山  
動我佳興吾之清賞亦何窮哉

石鏡掛遙月香爐滅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四蕃志云九江山東有一圓石如鏡明淨照人香爐廬山峯  
也在九江此指石鏡香爐而言月喻鏡虹喻香烟各以其類  
而象之也○承上言我之泛湖而有佳興但見石鏡掛乎秋  
月香爐滅乎彩烟秀色高聳峩然而遠見也我泛彭蠡君居  
尋陽俱各對此石鏡與爐峯也舉目之間彼此同情則知君  
之思我者又何異於我之思君者乎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泊邀錦帳即官醉羅衣舞女嬌笛聲喧沔

鄂歌曲上雲霄別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遙

賦也南湖在鄂州城南李白改為郎官湖因王漢陽而有此名錦帳行帳也沔即沔口隋大業中改為沔州鄂州也俱與漢陽相連愁我使我愁也○李白流夜郎過沔州遠王其者為漢陽宰邀飲南湖別後寄之以詩言向者我過南湖正值秋月之明王宰相邀坐錦帳列妓樂以相歡也笛韻遠聞歌聲上達南湖之會其樂如此既別之後如之何而弗思乎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賦也紱綬也朱紱貴者之服也梵者西域之種類也筵席也鋪陳白筵梵筵者釋氏所坐之席也金繩者法華經云黃金為繩以界入道筏所以渡水者也釋家以能悟為渡以不能

悟馮迷。孟浩然白之故人也。白歸山時而寄以此詩言我  
以朱綬之貴而離乎紅塵之境入於青山之內得謁此梵氏  
之筵以金繩而開竟路化貪痴使皆入於定慧也以宝筏而  
渡迷川濟衆生使不沉於苦海也。歸山謁梵豈偶然哉。

嶺樹攢飛拱。岳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  
下。鍾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  
護禪。

攢聚也。標本也。又樹杪謂之標。言其高聳而直起也。三天者  
道經云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此言山寺之景。殿宇莊  
嚴而岑樹攢於飛拱境。界清幽而岳花覆乎谷泉。塔形高聳  
建標於海月之中。樓勢崢嶸拔起於江烟之內。旃檀之香氣  
自三天而飄下。洪鍾之鯨音與萬壑而相連。荷露秋而珠三

滿松葉密而蓋初圓鳥之群集也有如聽法龍之來叅也似乎護禪寺中景物如此我之歸山其樂可知矣

愧非流水調叨入伯牙絃

伯牙謂知音也。此言寄詩與浩然也言我歸於山寺作爲此詩以將遠意詩不甚工愧非流水之調叨入伯牙之絃亦有餘思之可尋庶乎子期之知音爲之一賞耳。按詩意皆言寺中景而題曰歸山者乃歸於山寺耳或曰山下缺一寺字未知是否

流夜卽至西塞驛寄裴隱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失投砂伴

賦也水驛舟行之程也西塞山名在鄂州砂石也屈原既放作懷砂賦遂懷石自投於汨羅江而死靈運詩云投砂理既

迫伴猶侶也投砂白自謂也如宣州九日詩云遠訪投砂人亦以投砂自謂伴謂裴隱。李白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之詩言我謫夜郎道經岳陽泛乎洞庭之湖得藉天風之力水驛計程共行甚速平明之時已到西塞之山念昔此地屈原放黜投砂而亡楚忠臣也今君非罪而復竄謫於此是亦屈原之徒耳我之水程之速失此相會之期天不假我以良緣也柰之何哉

迴巒引群峯橫蹙楚山斷砮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滿龍怪潛冥波俟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

西塞楚地也故曰楚山砮水激石之聲震沓者震動而重疊之意溟波深波也枯散木之無用者也此白之自喻也。言至西塞之地但見迴巒之引乎羣峰橫蹙楚山勢若斷絕萬

壑百川皆會於此下有神龍潛于淵底俟時炎旱則出霖雨以拯救之我以罪愆長流夜郎譬之枯木散材望此霜雨之尤汲者安得潤澤以及之乎

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尔江南管

楚辭云屈原既放行吟澤畔管筆也言筆之為辭也。承上言水驛迢迢飛鳥遠涉而天路之長若無涯者遷人去國撫景生愁韶華易邁而春光何短也昔者屈原既放行吟澤畔今我遭竄遂同乎屈原空將澤畔之吟傳於筆札之間附於江南以達於君庶幾知我之意也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花如雪紛々乱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別前知寄謝絃歌宰西未定未遲



賦也望客者託為柳之望客而言也引東枝者枝皆引而東向也別前知者知之於未別之前也而未者自西而東來回於漢陽也○李白流夜郎過漢陽王宰相待之意甚厚此乃別後望漢陽柳色而寄之之詩也言我別漢陽已西行矣遙見江上之柳若望客而引其枝以東向者欲客之東還也然則何為引枝而東向乎乃春風傳我之意以示草木故草木於未別之先已知我意之欲東歸也亦引其枝以東向耳如此則我之回期必不遠矣寄謝絃歌之宰西來相見定可期也○按此詩只以江上柳一句生意相承說下辭氣渾成有若鎔鑄而滋潤輕清如造化之生物自然形色非物、刻而雕之也以向東枝三字敷下尤為巧妙

附春早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々天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終日醉壺觴

按此詩舊本皆為李白寄王漢陽之作但辭氣輕淺而太薄如晚唐躰格非李白作也今玩其詩意如云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終日醉壺觴乃是以主待客之辭當為王漢陽寄李白也是時漢陽居邑中當為主李白寓西塞為客豈有白期漢陽而望其來者乎然此詩為王漢陽之作無疑矣宜附于白之詩下以見酬答之意如杜子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則附以鄭公之詩唐宋詩集中多有此類餘見辯疑卷下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々弄春

色延貯寄相思誰言貴此物意願重瓊蕤

賦也定者詢之之辭言未定也意願者意之所願也蕤○木  
華貌瓊玉也瓊蕤貴之之辭如云瓊花瓊樹之類○此李白  
寄從弟昭也言我嘗自笑為客者在外之久今我之為客也  
曾有幾何時乎當此暮春之時楊柳依依已可折矣於是折  
取長條以寄所思之人然楊柳微物不足貴也而折柳之意  
重之若瓊蕤者何耶在情而不在物也

昨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章不覓生華池臨玩忽云  
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歎庭樹落紅滋

惠連謝靈運弟也靈運在永嘉嘗於西堂思詩不就忽夢見  
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為工臨詠者臨池而菑草也  
紅滋色紅而潤澤者也○此言我之思弟雖折柳寄情：續

未盡昨夜又形於夢寐早起而吟康樂寄惠連之詩但見東  
風引乎芳草忽滿華池之內果然池塘又生春草宛若靈運  
夢中景物我将臨池賞詵自朝至夕不知其倦夕則又聞杜  
鵑之鳴其声甚悲思君不見芳歲又歇春風去而庭花落矣  
我将何如爲情乎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

賦也永路長路也。○此李白在江上寄元林宗之詩也言我  
行江上值此清秋霜初落而江始寒楓葉綠而未盡脫旅懷  
作惡悲此清秋去路漫漫尚尔留滯蹤跡又困於一方稅駕  
未知在何地也

滄波渺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岫鷲猿相叫聒夜分河漢

轉起視溟漲潤涼風何蕭々流水鳴活々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

水出復入日玳活々水聲掇拾也。○言長江無涯而波汜浩浩日隱天末又將晚矣於是泊舟於林密之下又不禁棹聲之相聒也及至夜半河漢西轉起視江水之汪洋有如溟海之廣闊涼風蕭々而水聲活々浦沙潔淨而月色近人此皆江上之景吾客行之所見者使我寧無懷人之思乎

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最我滄洲心歲晚庶不脫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

蘭交瓊樹滄洲俱見前。○言江行撫景懷我良朋隱居無求我之素志弛於歲晚庶幾不可移也蓋將自期於終身焉江行幽賞頗爲自適但與子遠離未免有鬱結者憑誰爲我而

舒解乎此吾所以中心之如渴也

寄從弟宣州長史

昭

爾作宣州郡守官清且閒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  
葉三江遊未還相思不可見嘆息損朱顏

賦也長史者州佐也唐百官志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別駕  
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二人從五品長史即今之通判推官也  
餘見前○李白從弟昭為宣州長史白寓宣州時常以詩贈  
之矣此乃別後在吳會之間寄之也言尔佐夫宣州之郡守  
官旣清又且閒暇我於昔日嘗至宣州尔與我言每誇敬亭  
雲月之好邀我以共遊宴之情自別之後浮洞庭泛三江迄  
今五載尚未還也別久相思不得相見勞心嘆息損我朱顏  
不覺令人易老矣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子時登鸞山  
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髮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古昔遠訪投砂  
人因為迹名客故交竟誰在獨有崔亭伯

賦也九日茱萸者風俗記云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插於  
頭上言辟邪惡登高者相傳桓景隨長房行數年長房忽謂  
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  
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灾可消景如其言登高夕還見牛羊  
鷄犬皆暴死漢崔駰字亭伯為竇憲主簿憲不能容遂隱去  
後憲敗駰獨兌白蓋借同姓之人以喻侍御也○李白於九  
日聞崔侍御與宇文太守登高而已不與因作此詩寄之言  
折茱萸以登高者九日之節也今折茱萸自傷衰髮之早白

矣登高望遠而又不禁乎吊古之悲也竄遂南行遠訪屈原  
之舊迹因是而逃名又將與草木而同腐矣夫患難流離人  
所共弃故交之不相背者竟誰在乎獨有崔侍御之一人耳  
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  
歸傳呼隘阡陌彤襜雙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  
霄隔

不相知者言彼此各自登高不相聞知也幘束髮小巾也襜  
襜也車上之衣也鄭宏為淮陰守行春有雙白鹿夾車而行  
彤襜謂宇文太守夫子謂崔侍御○言重陽登高彼此不相  
聞知各有所適之地君在敬亭手持菊花與宇文太守而取  
樂也日暮醉回傳呼於阡陌之間彤襜覆車白鹿夾轅相從  
賓客赫然衆多子以侍御之貴序於上賓之列遨遊敬亭遠



此響山而不同賞雖無數里之遙亦若雲霄之相隔矣  
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御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却登郡樓  
望松色寒轉碧咫尺不可親幸我如遺寫

兩地謂敬亭與響山也南峯響山之南峯也水壁水邊崖石  
也○言此九日君在敬亭我在響山雖曰登高不同醉賞將  
此良辰美景虛擲而已矣我自響山至晚而回藤萝之月已  
照水崖之上乘月登樓遙望郡治但見松色凝寒咫尺之間  
不得相見是君之弃我有如敬疑不復相顧夫豈以待御之  
貴即守之尊而弗念夫故交之貧賤者乎此蓋自為諠之辯  
乃醉後發相知之真也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寒惟碧帳開登高望遠

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鏡  
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

賦也九卿謂崔侍御五馬謂宇文大守也戟有技兵也隋志  
三品以上門皆列戟褰帷本賈宗故事此蓋借用其事爾項  
羽戲馬臺在彭城宋公劉裕九日登臺命謝靈運謝宣遠等  
作詩送孔令○言崔侍御自京師而來宇文太守自郡中而  
至列戟而耀乎朱門褰帷而開乎碧帳登高一望見遠海之  
無涯召客同遊得一時之俊彥貴客歡情之既洽黃花逸興  
之相催山若圖畫而溪如明鏡敬亭山水之勝如此登高諸  
賢皆有詩作吾知其所作之佳過於謝靈運謝宣遠戲馬九  
日之作亦多矣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海却羨雙  
溪解北流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此處別離同落  
葉朝々分散敬亭秋

賦也宛溪在宣州南陵縣古有宛溪監不繫舟搖曳不定也  
賈誼鵬賦曰汎乎若不繫之舟一鴈南飛白自喻也陳蕃為  
豫章太守嘗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懸之謝玄暉宣城詩  
云天際識歸舟○此李白寄崔四侍御也言我在宛溪霜夜  
聽猿而客心以愁蓋被謫去國者蹤跡不定有如不繫之舟  
汎々於河中也羈旅南行獨如一鴈而淒然無伴徒羨漢水  
之北流我無北還之期曾水之不如矣侍御高人也嘗為我  
而下陳蕃之榻我方遠行何日而登謝朓之歸舟乎凡於此  
處別離者有同落葉之多朝々分散於敬亭之秋非獨吾二

人而已也何足悲乎○按此詩體製似律而實非也蓋太白才高意廣俱從情思流出自有天趣但前後用二舟字為可疑耳豈期失於檢點過於肆筆不覺而然欤抑盛唐之詩不甚拘泥如白之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皆不以重韻為嫌大抵長歌或偶用之而律詩亦須有所避也或曰此當為二首玩其辭意似非二絕又不得強為之說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于泊舟石上寄何判

官昌浩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牽蹙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帶秋月  
明水搖寒山碧

賦也藍山隸涇縣去宣州西一百里落星石在藍岑下水潭  
中山高而小曰岑天辟者崔石峭絕而直立者也鯨額見前

○李白見涇縣藍山下可以卜居作此詩以寄何判官言藍山之岑正立而直聳有如天壁突兀高起有如鯨額其勢奔蹙橫於澄潭之上下瞰深波若吞落星之石蓋石在額前有若吞也沙淨而帶秋月之明水流而搖寒山之碧此皆潭上之佳境可以遊適而就居者也

佳境宜緩棹清輝能留客恨君阻歡遊使我心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

佳境指上文山潭而言清輝卜築金液俱見前○承上言山水之美如此誠佳景也今茲來遊固宜緩棹徐行夷猶適玩以尽其趣斯可也山水雖能留人君獨不得與遊使我心憂惕然不能自安正欲相期於此築室同居學長生之道而修金丹之術也

遊敬亭寄崔侍御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如昨。

賦也。謝公，謝玄暉也。遊敬亭山詩云：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褻。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風期者，聞其風而相期待者也。李白遊敬亭寄崔侍御之詩言：謝公玄暉嘗遊此山，而有詩作流傳後世。今我寓居於此，輒敢承遺馨而繼其芳躅者，相去雖有古今之異，而風期之相契，則無先後之殊。文章氣脉，若合符節，其揆一也。

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外央群，飲啄自鳴躍。

高謂敬亭山之高處也。言秋日來遊，登此山之高頂，下望山郭，但見鴛鴦成群，飲啄自如，物能造性，此吾所以有感於俯視之頃也。

夫子雖踳踳瑶臺雪中鶴獨立窺浮云其心在藜廓時來顧我

笑一飯葵與藿

夫子聲

子謂崔侍御也踳踳失勢貌時侍御必以事而謫官故有失勢之状寥深也廓空也言天宇之深遠而空闊也。意謂侍御雖然失勢於一時而其中之不可屈者昂昂然如瑶臺之鶴獨立於雪中皎然潔白而孤高目窺浮雲心遊碧落欲舉千里出乎塵表其人品之高有如此也獨與我而相契時來枉顧一笑盡歡同葵藿之飯洽貧交之情不以富貴驕人而弃我也

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貝劒意許無遺諾壯士不輕相期在雲閣

秋風蕭索喻世道之衰也蓋指安史亂後而言王羲傳玉貝

劍蓋以玉飾劍匣也。○言自亂離之後世道蕭索而交情淒涼無有以道義相信以功業而相期者也。我有寶劍可以定禍亂綏國難意許與君一諾不移正以君為少壯之人年富力強足以有為故欲相勉於立功而冀圖形於雲臺也。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此看。盧龍霜氣冷。鷓鴣月光寒。耿々懷瓊樹。天涯寄一顏。

賦也。按文選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舊時津渡處。河陽洛陽之京邑也。北平郡治盧龍。縣鷓鴣觀在雲陽甘泉宮瓊樹者言其羊標如玉樹也。顏色也。江淹詩云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此李白於三山望金陵因謝朓三山還望京邑詩而廣言之也。蓋白之所望。



者為唐之陪都金陵也。眈之所望者晉之長安洛陽也。地雖不同而懷忠感激之意則一。白之時安史倡亂唐室中衰長安洛陽悉遭陷沒。故於秋江三山之上西向一望蕭索之意淒然在目。盧龍幽燕兵氣方揚而舊宮寂寞矣。去國之思客途之悲方切于中而轉念故人各天一方又當如何而為情乎。按詩意所謂懷謝眺者唐之天寶晉之永嘉俱有夷狄之禍王室同於陷沒。故李白望金陵而直以晉事言之。立言寓意亦有法矣。以意逆志乃為得之。○一顏字李白用之似乎可駭。猶云一面一身云耳。非文人之常談。故侶駭也。

自金陵沂流歸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滄江沂流歸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幽人傳宵

征賈客忘早發

賦也沂流者逆流而上也白壁山在梁山上○李白自金陵  
沂流翫月過白壁山達天門寄王句容言泛舟於長江沂流  
而歸至於白壁見秋月映乎壁上皎若山陰之夜雪動我訪  
戴之思矣夫秋月之白固為可愛幽人賈客皆耽翫賞迹有  
勞逸之不同情繫景物則一也

進帆天門山回首牛渚浸川長信風未日出宿霧歇

信風者海風之來每有信期如朝多東風暮多西風又有所  
謂報風者每月十七八風稍大將作時先一日水面有黑沫  
如塵垢狀浮於潮頭海人素識者急引舟避山灣中否則多  
覆溺此所謂信風也白遊江上忽聞之於舟入云海霧日出  
必消○言沂江乘月而進帆至於天門回首下顧牛渚既沒  
不可見矣江中信風之來不愆其期翫月至曉日升霧消不

覺淹流之人也

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蕙好庶不絕

故人謂王主簿也新賞指沂流既月而言屈平九歌云秋蘭兮青之詩國風云蕙而好我携手同行○言我既月天門故人官於近地咫尺之間不得同賞如胡越相去之遠然此者亦一時之暫樂耳又要之情固當保於永久我將寄君以青蘭之花永結蕙好庶無遐弃之心可也

寄王吳王三首

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亦扳冊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放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覲士風

賦也綠雲猶青雲也貴之之辭小子白自謂也枝葉宗室也白出於吳聖皇帝九世孫亦唐之宗室也重見重也背遊

去之也吳王困於廬江在淮水之東時白寓於淮水之背而東之也八公板桂枚馬俱見前。唐吳王必能好賢禮士與白有文字交故白寄之以此詩謂王為漢之淮王已為淮王之八公也言淮王愛八公之賢與之相友携手於綠雲之中忘其勢分之尊予小子也忝為宗支而列於賓客亦將赴隱士之招得攀桂叢以淹流也謬以詞賦見重於王可與枚臯司馬相如並駕齊驅宜為淮王之所賓禮者也何日得離淮水之上東之廬江以觀吾王待士之高風乎天風者上之所成王能好士則廬江之風有此而振矣然則白擬之以淮南而擬已以枚馬則王之待士可知而白之自負亦不淺矣。按枚臯詞賦無所考而司馬相如則有子虛上林長門等賦意者臯與相如同時文體亦必相類專以富麗為二者也或

曰李白與枚馬何如曰枚馬不逮李白乃天縱之才枚馬  
之所能者使白為之宜有餘力白之所至恐非枚馬可及以  
今觀之相如子虛上林等賦詞雖富麗而多出於安排牽強  
古人所以謂之類俳若白之大鵬大獵明堂惜餘春悲清秋  
等賦其驅殼富麗雖相似而俊逸超拔簡嚴清暢者過於相  
如遠甚白之變化不測如神而相如則局於一定之規所以  
不如白也豈生知學知之分天授人力之分有不同歟

其二

坐嘯廬江靜遙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甌掛胡床

賦也坐嘯者漢黨錮傳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緡但坐  
嘯唐廬江郡治合肥時吳王封國在廬江也魏略裴潛為兗  
州時嘗作一胡床及任滿留掛東甌而去。此李白寄上

王之詩言王之撫振乎廬江也坐嘯無為而郡自治引觴酌酒而無煩劇之勞也間靜如此其庶可知他日任滿而歸又豈有餘物乎但見東壁之上掛一胡床而已胡床微物亦不携之而去庶如裴潛無愧古人於今亦罕見矣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洒掃黃金臺招邀青雲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怜宋玉願入蘭臺宮

賦也廣平即名今屬直隸東漢鄭表為中郎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曰君嘗垂譽於平陽故復相屈耳籍以竹為之朝廷用以記百官之姓名者天謂天子也與天通者近侍之臣也列仙傳陶安公語云陶公殆與天通此借用其語而所指不同也漢霍公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蘭臺楚宮名宋玉

風賦云楚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黃金臺青雲客俱見前。言英明哉。廬江之守也。其聲名望聞同乎古人。宜與漢之鄭廣平同書於史冊也。又能好賢禮士。西掃黃金之臺。邀我青雲之士。我曾待詔金門。而與天通。供奉翰林。出入禁內。乃天子之近臣也。吾與宋玉時雖相異。才實相同。吾王能如襄王之愛宋玉。吾則願入蘭臺之宮。以備顧問之職。如宋玉之事襄王亦可也。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疑。

賦也。潘岳秋興賦曰。善哉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黃落。將送也。一說以也。如手將物之將。李白秋日於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言。秋景雖云蕭索。

而宇宙廓然空闊我惟覺其興趣之飄逸若與萬物相流動者誰言秋興之可悲有如宋玉之所言潘岳之所陳者乎山將落日而去水與晴空相宜物態動蕩而變廷使吾懷抱之開豁此其逸也又何悲傷之有乎

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鞅鞍憇古木解帶掛橫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尔思

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應劭云自隱度作新曲注度大各切又漢元帝紀自度曲被歌声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二說不同前說則自作爲歌曲而言度當入声爲億度之度也後說是歌終更授其次度當去声如度水之度乃過去也飈風也魯酒見前。言於秋日送別堯亭



魯國之酒白玉之壺歇馬古木之下掛帶橫枝之上歌鼓交  
作度曲飄揚斯時雲歸碧海日既夕矣雁沒青秋天秋亦深矣  
與子相違各天一方道路悠悠會期莫定使我茫然徒爾相  
思而已矣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  
為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  
月雁行中斷惜離群

賦也陶君淵明也唐中都縣隸鄆州今汶上縣也屬東平東  
平即古鄆州連枝者兄弟也愁落葉者相離也南史四王傳  
曰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宿昔共本根無復一相關白蓋借用  
其意耳礼記兄之齒雁行。白之從兄為中都宰白訪於中

都此則別之之辭也言淵明為彭澤之令嗜酒而能詩今吾  
兄之宰中都亦有詩酒之雅繼乎淵明之後而声名聞於天  
下人皆知今日之中都即古之彭澤也我忝連枝叨承宴會  
迹如落葉又將飄零而分散矣今日之別於城隅也而綠水  
明乎秋日明日之望於海上也則青山隔乎暮雲片時聚會  
可不飲乎所以取醉不辭留連於月下者正以兄弟之分離  
為可惜也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作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  
天姥連天向天橫勢較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  
倒東南傾

賦也瀛洲三神仙也在大海中天姥山名在天台今新昌縣

界嶺上有天姥寺校量度也赤城山名石壁色如霞四蕃  
記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此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而  
作也言瀛洲仙景在乎大海之中海客雖嘗談其勝槩然玄  
津萬里烟濤渺茫非舟楫之可到信乎其難求也若是越人  
語乎天姥之勝則天姥在乎輿圖之內界乎甌越之間雖有  
雲霓之明滅其巍然而峻拔者或可得而見也此山上連青  
天橫亘中土勢同五嶽下掩赤城天台雖有四萬八千丈之  
高亦將傾偃於東南培塿於海隅不敢與之抗衡較崇卑論  
低昂矣

我欲回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岩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龍吟殷岩泉慄深林兮鱗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  
注烟列缺霹靂立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  
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裳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兮而來下  
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馬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  
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烟霞

吳越接境吳在江北姑蘇地也越在江南會稽地也鏡湖在  
會稽山陰剡溪在會稽嵊縣俱越地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  
宿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尋山陟嶺常着木屐青雲梯石  
磴之高者也玄中記云秘都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鷄日初出  
即鳴天下鷄皆鳴迷花者迹迷於花間也慄懼也楊雄校獵  
賦云列缺霹靂吐火施鞭注云列缺閃隙也電光隱現而斷  
續也霹靂震雷也火鞭皆光也鞭即火之長者石扇石門也

曾大聲也冥黯然深遠之意金銀臺仙家之所居也郭璞遊  
仙詩云群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屈原九歌有雲中君注云  
雲神也列麻言多也悸亦懼也怳狂也○言天姥之勝我欲  
往遊迹不得遂因形於夢寐之間一夜恍然飛度鏡湖之月  
月照我影送至剡溪見謝公留宿之處今尚在也水流猿啼  
宛然舊境我乃脚着謝公之屐身登青雲之梯見海日之初  
升聞天鷄之報曉岳壑紫迴而路出多岐迷花倚石而日又  
晚矣熊咆龍吟震動龍谷殊為可駭雲氣密而歛雨水色淡  
而生烟丘峦崩摧有如雷電之交作而險怪之狀不一石洞  
門開日月光照乎仙臺而青冥浩蕩之無虛也洞中仙人以  
霓為裳以風為馬雲中之君皆來會集虎鼓瑟而鸞迴車班  
列如麻何其多也使我一見之間魂魄驚動喟然發嘆忽焉

而起乃知身在枕席之上向來所歷之烟霞皆是夢中之境  
象出於假借非實有也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万事東流水

如此者結上文夢遊而言○承上言我之夢遊天姥非身親  
到其地也乃假託於精神想像於形迹而已豈真遊耶由是  
觀之世間行樂亦皆如此倏忽聚散乍有乍無同一夢耳自  
古及今萬事悠悠有侶東流之水去而不返萍無定迹萬古  
亦一夢也又豈止一行樂而已哉

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得摧  
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白鹿者鹿千歲而毛色白也摧眉猶低眉也○承上言功名  
富貴同乎一夢有不足以累於吾心者我為天姥之吟與君

留別別君而去何時還乎吾將騎白鹿於青崖之間尋訪於  
天姥之下定得低眉屈身以事權貴戚々然於功名富貴著  
乎○按此詩初叙天姥之勝槩詩句次言夢中遊歷之事及  
既寤之情詩二十句又次言古今凡事皆如夢也以總結上意體  
末言歸山留別以著作詩之由詩五句此天姥次序略節之大要也

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々時未不閑  
人談咲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建章

賦也時謂所逢之時也時未不閑人言得時之亨不待乎人  
力之助也軒皇軒轅皇帝謂時君也建章宮名○此李白留  
別曹南群官之江南也蓋從曹衛之間赴江南而作言我少  
時嘗學仙術曾如竇子明釣得白龍放於溪水之傍道術既

成本欲飛昇而去柰何時來而逼人不由於我者因談笑而遊於軒皇之庭備供奉而居翰林之職雖有獻納不蒙見聽乃辭朝庭而居休於林下也

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劔琉璃匣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鬐囊仙人駕綵鳳志在窮遐荒恋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葳

桓子新論云人有聞長安之樂者則出門西向而笑集仙傳曰王母所居在龜山有城几層玄室紫翠丹房豁落者道家所謂豁落斗七元星君之一也神仙傳安期先生乘麒麟着朱衣帶玉佩及虎頭鬐囊子指曹南之群官也仙宮即上文所謂紫翠房也兩謂出仕從仙也摧葳摧折而葳伏也○承上言既歸休矣十年之間已無官情對鏡自照而髮已白



乃韶藏其寶劍而鍊丹於山房佩豁落之靈圖繫虎頭之鑿帶駕絲鳳以仙遊窮遐荒之八表然欲去而不去者念吾故友之數人為之徘徊而少留耳不覺蹉跎歲月易邁而時芳又凋落矣夫出仕者以富貴為事役仙者以隱逸為高今也朝廷仙宮兩無所從以至身事落魄摧藏隱伏於人間者亦已久矣

范蠡脫句踐屈平去懷王飄飄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街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老及此北望君相思流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

淮水即秦淮也始皇所鑿在金陵城中北望者曹在金陵之北也朝雲夢渚帝子洞庭瀟湘俱見前○承上言我之歸休

摧截已久有如范蠡之脫句踐不同烏喙之安樂屈平之去  
懷王自甘行吟於澤畔也飄然起紫霞之想流浪於長江之  
南愁與吾子將為遠別故復於此共杯酌以叙舊情終當別  
去往彼江南遊於秦淮金陵之間觀六朝舊都之盛但見樓  
臺照耀乎海色而衣馬搖動乎川光異鄉雖好而故人永別  
及來此地北向望君不覺淚下而成行矣將自金陵轉遊湖  
湘又見朝雲落於夢渚而襄王之迹已荒瑤草生於高唐而  
神女之情何在帝子隔洞庭之浦青楓滿瀟湘之濱景物茫  
然思君北望而不見君如之何而不傷乎

懷君路綿邈覽古情淒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峨眉  
去弄景偶騎羊

古即上文所謂朝雲帝子事也景日也偶與之為偶也內觀

經云老君曰騎羊真人○言自此一別往於江南北望懷君  
路途遠矣湖湘之間多有古跡吊古傷情亦淒涼矣登高山  
以望乎百川不覺萬恨之長也乃痛出處之莫成嗟仙遊而  
莫遂耳此心戀念我舊棲又將從湖南而還歸于蜀美日  
景以偶騎羊之真人從吾祖於仙遊斯可也

留別王司馬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江湖心余亦南陽  
子時為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頽侵

賦也南陽子孔明也孔明嘗居南陽而為梁甫之吟餘俱見  
前○此李白留別王司馬也言魯仲連談笑而却秦軍魏公  
子贈以千金而不受陶朱公相越而圖霸業功成即遊於五  
湖諸葛亮隱居南陽懷管樂之志作梁父之吟此三子者皆

古之賢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諸葛也然諸葛則有時而出佐漢成功今吾偃蹇於山中侶彼高卧於南陽但恐終身不遇歲月去而衰老侵不得如諸葛之佐漢以垂名耳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為孤劍託知音

西來者白初至京師時也知音謂知己者○言我之欲為古人佐明主以成功而身退耳今者西入長安亦何為乎仗劍以作客望知音以相投庶幾有所引進而企乎古人之事業也

鳥爰碧山遠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醬向嵩岑他日間相訪丘中有素琴

鳥爰碧山魚遊滄海喻賢人君子樂於隱遯也丘中素琴隱居之樂也李斯王猛事俱見前○承上言如無知音之可託

則當引身而遠去若鳥之愛乎碧山魚之遊於深海各適其情而已矣或如李斯之未遇呼鷹於上蔡逐狡兔以自樂可也又如王猛之困窮賣畚於嵩山鬻田器以自給亦可也今吾偃蹇棲息於蒼山之下固無殊於上蔡嵩岑之時他日吾子或乘閒而見訪吾於一丘之中無有他物以相誤也素琴一張洽情而已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好古突風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賦也古古道也論語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左思詩云成功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此李白還山留別金門之知己也言古道與流俗不同古道尚義流俗趨利尚義者為君子趨利者為鄙夫我曾篤好古道輕笑流俗素聞賢達之風矣方欲

乘時而出輔佐明君待夫功成然後從容以辭歸是吾之素志也此四句總序以發端

白日在青天迴光矚微躬恭承鳳凰詔倏起烟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

曰君象也矚視也清切禁地也劉禎詩云拘限清切禁言天子之內禁清而且近也烟虹喻高遠也○此本其始之出仕而言明君御極有如白日麗乎青天之上日光迴照矚我微躬恭承乎明詔召我於草茅居供奉之職任清切之地密迩紫霄優游丹禁君王惜我以顏色加我以禮貌聲價倏然而高起凌烟虹而出乎萬物之表矣○此一節述初召為供奉時禮遇之厚也

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倚闥望松

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  
無窮歸采入咸陽談笑皆王公

乘輿天子之車也翠蓋者以翠羽為蓋也高唐賦曰霓為旌  
兮翠為蓋一名翠華又名華蓋天子侍從曰扈衛此必明皇  
幸溫泉時也城曰金城言其堅也甘泉賦曰金城石郭絕景  
猶勝景也絲桐琴也漢成帝幸甘泉祕作甘泉賦以風之  
天書詔也美片善者稱賞之辭也李白溫泉侍從詩云子雲  
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舊注以為作  
宮詞受賜者非是此是侍從溫泉而賜御衣也但甘泉賦無  
所考載耳○承上言我為供奉之時嘗從天子遊幸乘輿擁  
乎翠蓋扈從往于溫泉勅乘天廐之寶馬身服御賜之錦衣  
倚岫而望松雪對酒而鳴絲桐因學楊雄獻甘泉之賦以揚

天子之休光也。復蒙優詔褒我片善，遂使芳名播於無窮。從幸既畢，仍回于朝，相與周旋而談笑者，皆王公也。上寵君寵下友貴臣，一時榮遇，誠烜赫矣。

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友日踈散，至尊亦成空。長才猶可倚，不慙世上雄。聞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

樂府東武吟注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遊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此指田別之作而言也。言榮華一時變生，不測忽有還山之命。遽辭金馬之門，飄如飛蓬，蕭然無依，勢盡而賓客散，家貧而酒尊空矣。夫所遇者時也，所自得者才也。時雖不偶，才猶可用。較於當世之英雄，誠無所愧。但少壯懷負，老即見弃，有如



東武吟之所云者為可憐耳然而戀君之意仍未忘也書此  
田別之辭以謝知己之友將返吾故山乘扁舟以尋釣翁相  
與漁遊於滄浪也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羅霜橫笛弄秋  
月琵琶彈陌乘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

賦也多重也羅霜之義未詳或曰霜着於物如羅紋也如錦  
霞壁月之類陌乘即陌上乘曲也錦帶所以佩劔也龍泉見  
前○李白酒夜別張五而稱其為公子者必宦族也言吾重張  
公子而與之酌別酣飲於高堂之上作樂以為樂賣劔以盡  
觴庶幾見吾之別情耳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鼓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

賦也魏都即古之大梁也今河南地輿地志魏與燕趙相接芙蓉言其也之美也兩京新記云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淇水在衛唐魏郡也齊書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歌鍾者擊小鍾以節歌声也此指魏郡而言也○李白於魏郡別蘇明府而北遊言魏都接連於燕趙美女色艷如芙蓉淇水悠悠流如碧玉舟車奔衝輳集川陸青樓列居於兩涯歌鍾喧鳴乎萬室天下之士稱豪貴者悉皆來遊而會集於此也

洛陽蘇季子劔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居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壁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叩落魄乃如此何人不

相從

蘇秦事見前邛山名在洛陽○言於此地逢君知君之才即洛陽之蘇季子也詞鋒結利森如劔戟雖未能佩六國之相印而軒車之矯者勢若飛龍赫然已可畏矣黃金白璧積而能散掉臂高歌還于舊山落魄如此心無所繫不以富貴而驕人人孰不頌相從乎故遠方貧賤之士亦欲與之納交也遠別隔兩河雲山查千重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

遠別者李白將為北遊也兩河河內河東皆魏地也○上言蘇明府輕財好義人皆樂從此言將與為別因以北遊則遠隔兩河而雲山千里何時得會更同杯酒之歡再論心胸之事乎○按北遊者李白從魏之清漳臨洛而往任城金鄉瑕丘與東魯也○又按此詩用韻不拘前後共計十韻俱屬二

冬內用雙字又屬四江韻唐人相習之嚴而白不拘意之所到文順義從即叶以成章蓋欲効古法以救未弊耳後世不能而益增拘急故辭不足以達意而興趣泯然無聞也

句別西河劉少府

秋髮已種之所為竟無成間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

賦也秋髮猶言老髮也物至秋而皆老故老人之髮曰秋髮種、短也左傳慶封之曰余髮如此種、余焉能為子期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王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籍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論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惟公榮可不

與飲此以公榮指劉少府謂同姓也魯酒歲星俱見前○此李白苗別西河劉少府言我已既老髮種、而短矣凡所為者一無成就惟對少府劉公飲酒而已少府謂我乃是漢之東方朔也歲星偶落於人間謫仙大隱於金門以白衣之賤士千萬乘之至尊亦宜如方朔之待詔公車出入禁闥斯可也何事輒去天子之庭而不在於吾君之左右乎

君亦不得意高歌羨真鴻世人若醜雞安得識梅生雖為刀筆吏緬懷在赤城

不得意者居卑職也時劉少府必以事而遭遷謫者也莊子云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乎注云醜雞甕中之糞也漢書蕭何為刀筆吏此指梅福也緬遠也○言我去天庭君亦失意乃欲高蹈遠引若飛鴻之冥、而弋人無所慕也

舉世之人皆若甕中之醢雖所見甚小安能識梅生乎梅生雖為南昌之尉暫屈於刀筆之間所志之大有不在於功名富貴者將欲遊乎赤城從仙人而飛昇也豈以一時之得失而介於心胸乎

予亦如浮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熟歸隱謝浮名

休明見前○言豈獨君之不得意而已我之蹤跡亦如浮萍隨波上下而不定也幸太平之無事樂斯世之休明自適其志而已矣有兩妾以從行騎駿馬以同遊如處隨吾之所之也東山酒熟可以歸矣我將謝浮名而返于舊樓安能抑久居於此乎

穎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烟霞親嘗恨迫世  
網銘意俱未伸松柏雖寒苦羞逐菴李春

賦也將猶與也天倫者骨肉之親也朋友雖是五倫之一乃  
以人而合者非本自然故曰異姓為天倫乘軒而衣裳貴人  
之服飾也銘記也松柏喻自守之堅菴李喻顯達者○李白  
於潁陽別元丹丘之淮陽而贈以此詩言我與丹丘分雖異  
姓情若兄弟非有富貴勢利之交也素以烟霞之迹均有棲  
遁之心故相親耳常恨身嬰世網彼此睽遠未免碌碌於塵  
途而此志未得以少伸耳然中心不變有如松柏雖經寒苦  
不肯逐菴李之芳春而晚翠猶自若也吾與丹丘又豈以功  
名富貴而少易乎

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緜磷所共重山岳所得輕埃塵精魄漸蕪

穢衰老相憑因我有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食黃金藥去為然  
陽賓

所共者指烟霞而言丹藥之術也所得者指軒裳而言富貴  
之事也憑因皆然也相憑因言相仍也錦囊訣仙家授受之  
秘訣也武帝內傳上元夫人命侍女出紫錦之囊以三元流  
珠經授三茅君漢栞大謂武帝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  
內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嘗以平旦日出向東方嗽日成氣  
○言為世網所拘悠悠於市朝之間日就衰邁然我與尔共  
此烟霞之親有如山岳之重俱以養生為大所得於軒裳者  
有若塵埃之輕耳且人之生也或迫於世網逐於利欲則精  
魄漸至於蕪穢衰老不覺而侵尋溘然而逝者亦多矣安知  
長生之道乎我有紫囊之訣可以護持君身使其不老君當



服夫黃金之藥去為紫陽之賓受此秘訣以從仙遊可也

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別爾東南去悠悠多悲辛前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雲飛天津

崇晨終朝也淮陽在潁陽之東南前志謂烟霞之親也遠途者期為紫陽賓也歸去者之淮陽也天津天河也○言世間萬事難於並立神仙富貴不同途而利祿隱道之異轍豈可兼得而並欲者哉人生百年之內倏若終朝之頃安得自繫於一方乎吾將別爾而去遊于淮陽之間道踟悠而多悲卒流離困苦之餘又難以具陳也若烟霞之初志能銘意而不忘則終當為紫陽之賓遠途可期而到也已矣乎我將別爾而歸去瞻彼白雲飛於天津又在淮陽而望乎潁陽許然山川之迢遞矣

留別廣陵諸公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落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

賦也趙燕多豪俠之士錦帶所以佩劍者也無疑事者信以與人也向猶往也非徒然者言不虛往也○李白留別廣陵諸公言我昔日少年之時遊于燕趙之間結交良朋盡為豪俠金羈絡乎駿馬錦帶佩乎寶劍寸心相許一信無疑凡有而往功必求成事必求可而後已也豈徒然哉是我少年交友之信有如此也

晚節竟此踈獵精草太玄空名末壯士薄俗矣高賢

晚節猶云晚年也此指少年結交而言獵精猶言采取其精華也太玄見前○言我於少年之時習於任俠之事及至晚

年自覺其非乃潛心於經史獵道德之精以草太玄天下皆知吾為文士矣取譽既多受侮不少徒抱空名適以自縛雖有高賢之見終為薄俗所弃是以晚年無成未免於躑躅也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烟騎虎不敢下扳龍忽墮天

中謂壯歲時也本上文少年晚節而言也聖明謂天子也迴顧者承君之恩為供奉居翰林時也騎虎喻處危地也獨狐后謂隋文帝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承上言少年任俠晚節探玄惟於中歲之時得蒙聖明之寵待詔金門揮翰以供奉雖知履滿為戒勢如騎虎不敢下也下則又恐為虎所傷亦如扳龍本欲昇天勢不得上忽墮於地將自頽矣是中年之受恩不得令終所以歸也

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鍊丹竇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聞

人租稅遼東田乘興忽復起掉歌溪中船臨醉謝葛強山公欲  
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

還家謂勅放還山時也火石者修煉之具也火如文弋火之  
類石如丹砂石脂之類藥即丹中之藥物也不關人者不涉  
乎人事也後漢奔丹傳曰自是隱閉不關人事後漢管寧避  
地遼東自力耕田謝註詩云乃弃汝南諾言稅遼東田倒鞭  
者醉而垂其鞭也葛強山公事俱見前○言拔龍不得忽墮  
於地乃還家矣守清真之術勵孤潔之操卧海避人躬耕畝  
畝興至而乘舟醉來而騎馬我將與君自此而別永弃人間  
之事垂釣於滄浪之前矣○按李白所謂草玄者即草創大  
還之作也騎虎拔龍即初見明皇如待綺皓而貴妃力士諛  
間之時也

廣陵贈別

金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擊馬垂楊下啣杯大道間天邊看綠  
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別醉顏

賦也○按此詩李白於廣陵贈別亦一時應酬之作也但覺  
草率然敘事即景辭多清暢若不經意者其情思出於天然  
是不可及也

感時由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色壘篇紫氣何逶迤七葉運皇  
化千齡光本支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

賦也籟樂器籥之孔大者曰笙小者曰箛中者曰籟天籟者  
風之動物自然之聲也人之吹以成聲者謂之人籟參差不  
齊也大塊天地也莊子曰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玄元老君也

唐史高宗封岱嶽駕至亳謁老君御製冊上尊號曰玄元皇  
帝有虛曰囊無虛曰橐以歛物籥以虛氣聚散之義也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紫氣老子果乘青牛過關逶迤舒遲  
貌七葉七世也唐自高祖至肅宗凡七世本宗子也支庶子  
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姓故老子姓李凡李姓  
者皆其後也詩國風螽斯篇美文王后妃之子孫衆多也○  
李白感時句別後况徐王延年後弟延陵此首一節總序唐  
室之先始於玄元以及今日宗支之繁言天籟之鳴因風而  
動吹於天地之間萬有不齊其猶橐籥之為聚散者乎惟我  
玄元之聖祖德侔天地器含橐籥混然一大塊也其發見之  
祥著為紫氣何氤氳而舒遲耶大唐膺其昌期而奄有天下  
七世相承弘敷皇化本宗為天子支庶為諸侯千載紹休光

而不泯也蓋厥初玄元之生指李為姓入潢發源有所自矣  
當今子孫之衆多而螽斯之螫、分茅胙土而旌珪儋爵者  
濟々然也

諸王若鳶虬肅穆列藩維哲兄錫茅土聖代羅榮滋九卿領徐  
方七步繼陳思

諸王謂支庶分封於列國者也肅穆者君王之容也哲兄謂  
徐王延年也茅土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  
方色之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是為侯社羅列也榮滋  
猶言榮華也羅榮滋者分布於列國也徐方徐國也詩大雅  
云徐方來同魏曹子建能七步成詩封於陳謚思王○此一  
節敘徐王延年之始封也言我唐之諸王若間世之鳶虬肅  
肅穆々藩列四方錫以茅土世為諸侯惟吾兄之明哲沐聖

代之恩榮職自九卿出為諸侯領徐方之大國列五等之崇  
班其文章敏捷而富麗者又可以繼陳思王七步之高風也  
膺此寵渥孰曰不宜

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冠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鍾出朱  
邱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顧取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輒  
遷移

全盛日謂開元時也雄豪謂徐王之材能雄且豪也出自內  
朝侍燕而出於家也朱邱者諸侯京師之寓舍也金翠妃嬪  
之飾也選色擇其有顏色者也獻進也亦上賜下之名也列  
戟者諸侯門施祭戟也○此一節述其在朝初封寵眷之隆  
言當開元全盛之日王之材能震動京師服冠劍而朝於鳳  
闕乘樓船而侍於龍池退朝之後出於邱舍考鍾擊鼓以樂



燕飲舞女成行而金翠照乎丹墀君王顧盼而恩寵有加選賜絨眉而錫子異等列戟於京師者十有八年矣甲第近乎禁垣崇班列於朝著榮華如一日未嘗有所遷移也

大臣小音鳴謫窺天南垂長沙不乏舞貝錦且成詩佐郡浙江西病間絕驅馳塔軒日谷鮮鳥雀噪簷帷時乘小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愉恆惇婆羞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大賢達擢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鴈行忝肩隨

大臣謂當時宰執之有權力者如林甫國忠之類也音鳴怒意漢書項羽傳音鳴叱咤千人皆廢又漢書表云周匝三垂注云垂是遠外之名三垂謂北東南也佐郡者徐王謫為浙西郡佐也簷帷帷之施於簷下者如今門簾之類畏人知者

謹守以避禍也時徐王見怒於大臣故有懼心如此北宅者  
晉阮咸阮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者皆貧而南者皆富惇  
婆窮獨而寡居者也書洪範曰無虐憚婆梁苑漢梁孝王築  
東苑方數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騎萬乘吳秦徐王兄  
弟分封之國也大賢謂徐王也機兆者發動先見之微者也  
長沙貝錦肩隨俱見前○言徐王雖素承天子之寵顧一日  
逢大臣之怒遂至竄謫於東南投於間散之地非惟國小不  
足以容諛言未已而萋菲成乎貝錦王亦不能安乎其位矣  
於是竄謫於浙西降職以佐郡既病且間不闕人事而絕於  
奔趨階除生苔蘚而簷帷噪鳥雀乘肩輿以出入猶兢焉  
而畏人之知者斂迹以避禍也就北宅之陋居聊自憇以偃  
息喜於施恩而賑恤窮民若梁王之侈於苑囿僭於車服者

皆羞言之又豈忍為之哉王之兄弟有八九人焉曰吳曰秦  
分處離居各適其國矣惟王也稟大賢之姿炳先見之智於  
天下之事機禍福之朕兆莫不燭然於心胸豈獨以一身之  
安危為慮乎予小子也薛麟閣而閒居忝鴈行以相隨故知  
吾兄者莫如我也

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安清英神仙骨芬郁蓮蘭蕤夢得春草  
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王液尚  
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藥物多見饋玆羞亦無之誰道  
漢渤深猶言淺恩慈

令弟者稱之之薛謝靈運字鳳凰乃子超宗有文誥宋帝嘆  
賞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雛英也河車金膏玉液皆煉  
丹次第之名罔象恍惚無實之意磷薄而不堅也緇黑而不

白也伏枕病而卧也賓館清漳者白之姪聿為臨漳宰白嘗  
為客於彼也聿豈延陵之子欤白遊清漳時亦嘗贈之以詩  
矣玠美味也羞進也進美味謂之玠羞溟渤深海也恩慈謂  
相待之恩愛也○此一節敘別後弟延陵之意言我徐王之  
令弟字延陵者乃鳳毛也九苞五采出於天姿其清英之仙  
骨同蒞蘭之芬蕤夢得春草之句非吾王之惠連而誰歟且  
其深知修煉之方畝心於滌河之車與我相宜所志之同也  
然我於丹術猶愧未就金膏尚在於恍惚之間玉液未至於  
堅白之地向者我曾作客卧病於漳水之濱贈我以藥物媿  
我以玠羞令兄令弟相待之厚如此雖云溟渤之無底而沉  
竿續縵之莫則比此恩慈猶以為淺也我亦將何以為報耶  
鳴蟬遊子意侵織念歸期驕陽何火赤海水燦龍龜百川盡周

枯舟楫閣中遶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目眷眷傷心步  
逢、顏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摻袂何所道援毫授此辭

鳴蟬促織夏秋之交也驕陽亢陽也圻曲岸也廣韵作崎眷  
眷相顧貌佇立而俟也詩國風云摻執子之袂兮注云摻擊  
也〇言夏日蟬鳴之時已寓於此迨聞促織吟秋乃念歸期  
秋夏之交驕陽燥烈川海枯竭而舟楫無所用矣乃策馬乘  
月出於郊圻泣別傷心褰袖顧望情有不能已者亦非兒女  
之態也惟顏賢王保此明德以藩王室掃夷狄之腥羶復祖  
宗之境土一皆有待於賢王臨岐把袂復何言哉惟以此言  
揮毫授贈而已王其勉之〇按此詩一韵七十二句敘事詳  
贍次第分明辭氣典雅而切實與贈韋江夏詩畧相侶盛唐  
大方家之作無有出其右者惟杜子伯之如秋日荆南敘懷

并述懷與寄張山人彭高州李秘書等作俱三十韻舟中伏  
枕三十六韻白帝城放船及贈王侍御劉伯華等篇各四十  
韻寄岳州賈司馬五十韻夔州府詠懷一百韻蓋與李白贈  
韋江夏及以感時由別等作相頡頏李之俊逸杜之典雅各  
有攸長李則發於天趣杜則根於議論天趣者多性情議論  
者多政事故稱杜曰詩史李曰天才亦就其所長而言也噫  
詩至於白亦神矣哉

別儲莒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  
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賦也唐剡縣隸越州今紹興府嵊縣是也鏡水色也三義之  
曰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廣陵會稽天姥俱見前○此李

白別友人儲邕而往剡中也言借問剡溪之在何處乎在乎東南之越州舟從廣陵而去由水路而入於會稽溪邊多綠竹而水面有荷花此剡中之景也然剡在天姥山之下我若往剡必向天姥拂石而卧秋霜以造吾逍遙之情而後已也○按白久客宣城金陵茲乃避地而之剡中盖自金陵往剡也然終不得到天姥情有未愜故夢遊耳其平生山水之癖亦天性然也

留別金陵諸公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迹見都城

賦也海水者金陵之地濱海也龍君之象也三龍者蜀魏吳也鍾山金陵之鎮也傾側山之危也黃旗掃蕩者孫大帝之

有江東也割壤分土也謂三國分南北而鼎峙也開吳京者吳初建都於金陵也六代即六朝和吳晉宋梁齊陳也○李白將去金陵作此詩以宣別諸公言昔日海水飛動之時正是三國分爭之際龍鬪水沸川岳為之不寧及至孫郎渡江黃旗一揮而羣兇削迹永安定南北之土遂成鼎峙之勢建國金陵號曰吳京開一代之基興霸王之業六朝相繼於京都而帝王之遺跡至今尚存信乎江南佳麗之地也

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扁鄒魯學詩騰顏謝名

秦淮在金陵城中扇動也騰馳也說文云傳也顏謝晉顏延之謝靈運皆有詩名○言金陵乃帝王之舊都至今秦淮之間累產名世之才業傳禮樂秀出群英振鄒魯之遺風興儒書之推俗如顏延之謝靈運者詩名流布於今古而餘茂永



著於郾城金陵文物之盛有如此也

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壽廬峯去先遶漢水行香炉紫烟  
滅瀑布落太清若拔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圖經白下在上元縣西北太清天也星辰言其高也○言時  
乎五月諸公送我於金陵之西餞我於白下之亭我將尋廬  
峯而歸隱矣道出江右頓遶漢水而行廬山之頂有香炉之  
峯有瀑布之水香炉生乎紫烟瀑布落乎太清我若升其高  
而陟其頂則當扳星辰而長往與諸公而遠別矣猶未免於  
含情者安能遽尔而相忘乎

號

宸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不盡應見別離情

賦也食出於野田者稼墻之所成者若者傾也○此亦送別

之詩言酒食所以餞別也食則出於野田而美酒則臨於遠水而傾送別之情有似東流之水水流不盡而別情亦未盡也○按此詩本為送別而題曰口號豈以一時率尔而成者故畧其題耳然句法清新情思流動又非若他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金陵酒肆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賦也壓酒者酒熟而汁滓相將則盛之以囊置槽中壓以重物去滓而取汁也古人用茅則曰縮之歛也今人用槽則曰壓縮不如壓之便壓不如縮之潔也○此李白於金陵別薛意輕清而音調瀏亮又簡短而顯淺故後世之人多膾炙

之遂擬為山谷之論謂李詩之極致者是猶及肩之墻入猶  
得以窺見其室家之好其長篇之鋪敘沉鬱穠麗逶迤曲折  
而情思議論之無至者是猶數仞之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大拉好事之人欲為異說以伸己意  
必假託古人之名以取信於後世李杜集中往往有之又當  
隨處辨論以附於下

金陵白下亭由別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烟暝長條漢水嚙古根向來送行  
處迴首阻笑言別後若見之為余一扳翻

賦也驛亭驛舍也白下地名吳之故都也白下門城東門也  
亭在門外暝暗也漢水入于江漢陽去白下尚遠而白猶言  
漢水者合而言之也扳翻手折之也○此李白於白下亭

別言驛亭之柳樹其數有三正在都城之外當白下之門吳地之烟暗其長條烟濃而葉密也江漢之水嚙其古根水深而樹老也門出東南之區亭乃祖餞之地向來都人之送行者皆會于此折柳以相贈臨別之時回首一顧而阻於笑言蓋見柳傷情不暇言笑而歡意為之頓減矣雖有長條宜亦不忍拔也今與諸公分別亭下又何忍於折此柳乎惟於既別之後為我一板翻焉庶幾覩物思人不我遺弃是則驛亭之柳非惟可以贈別亦可以繫別後之相思也○按李白此詩只以亭柳一意說下辭意渾然不露彫琢之痕倡出於天者說者皆重金陵酒肆白別風吹柳花滿店香六句而撰為山谷贊美之辭以欺後人蓋輕艷而簡淺者易識沉鬱典實而富郁者難知自非學問之力體認之深則必有所未達矣

凡說詩者各陳所見以俟去取未為不可若乃假託先賢之言以希取信欺罔後學則大謬矣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賦也東林寺名在江州廬山之南五里許兩寺相對東曰東林西曰西林東林規制寬廣水石深怪三門外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即惠遠也晉惠遠住東林與陶淵明陸脩靜相友善惠遠送客未嘗出門過虎溪一日送淵明脩靜不覺過溪因共大笑後世相傳遂繪為三笑圖○此別東林寺僧也言東林送客之處正當月出而猿啼斯時也笑別廬山之遠師不必出門相送亦可也又何勞過於虎溪之外乎○按白之所謂寺僧者不知為誰借惠達之名以美之耳凡白之稱人多

用同姓同類之古人而直稱之假借比倫無貶辭也大率詩人多用此義若有意於褒貶者則別有義例又不可以一槩論也

竄夜即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  
斬螿翼媯皇鍊石補天維  
一廻日月顧三入鳳凰池

賦也台鼎者三公之位也晉書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漢書三公鼎足以承君陸離李善曰參差衆貌許慎云美好貌蓋衆多而美好也稱宗之先世為台鼎者以宗氏之先世有大臣也中宗時宗楚客為鳳閣鸞臺平章事宗晉卿為武三思羽翼亦至顯官媯皇謂則天武后也○此李白流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首節推美其世裔也言君家全盛之日居

台柄之職者何衆多而美好也如楚客之令中書晉卿之佐  
平章斷鰲立極以輔聖后煉石補天以媿王室累依日月之  
光三入鳳皇之池我朝簪纓之裔而君家為首稱矣

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  
灑松栢含榮滋

失勢者楚客晉卿皆以臨淄王隆基討內亂而敗也青門種  
瓜而猶會三千之客者言雖失勢而富盛猶如往日也皇恩  
雪憤未有所考豈楚客等雖敗而朝廷猶有寬恩耶松栢墓  
前之木也榮滋茂也○此一節言宗十六先世雖失爵位有  
如邵平種瓜青門曾不多時復得富盛又如孟嘗而賓客填  
門矣乃蒙朝廷之恩雪其憤灑之氣充澤情白而泉壤有光  
雖墓前之松栢亦含榮滋灑乎苦雨露之覃敷也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懟跡  
於此至移三霜而此詩云令姊忝齊眉則白之所娶者又為  
宗氏之女矣非裴也予疑上裴安州之書孟浪粗味非白之  
作也及考白之贈內諸作未見其有著姓氏者惟此詩有令姊  
齊眉之句則知其為宗氏非裴氏也然則上裴安州書或好  
事者為之耳

留別龔處士

龔子棲間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疆園我去黃牛  
峽遙愁白帝猿贈君卷菴草心斷竟何言

賦也竹暗竹茂而色暗也吳都顧辟疆有名園晉書王獻之  
嘗乘肩輿直入其園卷菴即卷耳也詩周南云采采卷耳不  
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餘見前○言龔處士棲間之地



李詩選註卷之九  
幽靜而無塵喧宅畔有柳之深也如陶令之宅園中有竹  
竹之茂也如辟疆之園我得暫遊於此今將別去上黃牛之  
峽望白帝之城聽猿而愁也別必有贈君以卷耳之草嗟  
我懷人心亦斷矣竟何言哉

別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  
慚君問寒灰  
浮雲本無意  
吹落章華臺  
遠別淚空  
盡長愁心已摧  
二年吟澤畔  
顛顛幾時回

賦也寒灰死灰也死灰不復然矣章華楚臺名屈原既放行  
吟澤畔顏色顛顛形容枯槁○此贈鄭判府意則自陳言我  
以獲罪而遭竄逐無復我哀者矣承君顧問是猶不弃乎死  
灰也我之蹤跡有如浮雲去住無定偶然吹落於章華之臺  
留滯於湖湘之間與君遠別徒盡其淚自此長愁心已摧矣

二年行吟於澤畔形容顛顛有若屈原之見逐也何時而可  
以還乎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  
江天際流

賦也黃鶴樓在湖廣鄂州廣陵揚州也辭黃鶴下揚州者蓋  
自鄂泛洞庭順流而東至維揚也○按此詩詞氣清順而有  
音節情思流動而絕塵埃如輕風晴雲淡蕩悠揚於太虛間  
不可以形迹而摸擬者也白於浩然可謂知己率尔而發莫  
非佳句譬之伯牙遇子期而後有高山流水之操也

將遊衡嶽過漢陽雙松亭留別族弟浮屠談皓

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玉還來荆山中丹彩瀉滄

溟清輝凌白虹青蠅一相點流落此時同

比也趙氏僻楚下和玉也卽卽趙都也楚昭王得卞和璧欲  
貢趙王於是違大夫楚明光奉璧之趙崇巖纂纂丹彩紅光也  
瀉滄溟凌白虹言其光之燭于上下也青蠅能變汚黑白猶  
讒人能變亂是非也故詩小雅以青蠅刺讒流落白自謂也  
同者言已之被讒猶玉之受汚也此時被讒還山之時也○  
此李白還山時過漢陽双松亭白別談皓而作言和氏之璧  
自楚入趙自趙入秦又復歸於趙或奪或予往來各國而  
又還於荆山之中復於平原之地紅光動乎滄海而清輝凌  
乎白虹乃連城之珍無價之寶也奈何一遭青蠅之點雖非  
真瑕見者不審或以為真瑕矣固無傷於玉也我以片善誤  
蒙寵名既而以讒見斥獲罪流竄與此青蠅點玉又何異哉

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動京師。遭雲羅解  
書，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劔及比二龍隨。

東床佳婿也。令姊對其弟而稱之也。齊眉者，漢梁鴻妻舉案  
齊眉相敬如賓浪迹之不定者也。未出世者，尚雜於稠人  
之中也。空名動京師者，知章薦而明皇召也。遭雲羅者，以永王  
璘而繫獄也。莫邪，干將雌雄二劔名。比夫妻也。謫夜郎，二龍  
事俱見前。○上言宗氏之門弟矣。此一節乃自敘連姻之好，  
并今日獲罪之由。言我非東床之人，謬承佳婿之選，仍忝令  
姊相敬如賓。然我之浪迹亦庸人耳，徒以虛名動乎京師，不  
幸以才見忌，反遭無稽之謗。幸雪屯蒙，得脫羅網，自謂無罪  
之人矣。而翻遠謫於夜郎，拙妻於我，比於莫邪，干將之二劔，  
雖化為龍，始終相隨而不相離者，也是令姊之賢，不忘偕老。

之義可見君家之世德而家教之有傳也

慙君湍波苦千里遠後之白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遙瞻明月  
峽西去益相思

君謂宗十六也後之從令姊以行也蓋宗十六送姊自京師  
而至於烏江也白帝城名即蜀城也黃牛明月俱蜀江之峽  
名往夜郎所經之地也○此一節敘宗十六送姊之情及在  
已別之意言令姊隨吾遠竄義所當然但以君念手足不  
畏風波遠送千里使我慙愧而不安耳然夜郎之號尚在川  
蜀之西須經白帝之城過黃牛明月二峽乃可到也今我與  
君就此烏江而作別遙望西川而進程道里悠々益加相思  
安能已乎○按宗十六送李白止於烏江所謂白帝黃牛明  
月者一皆預道西去之路也○又按李太白上裴安州長史書

卓絕道門秀談玄乃支公延蘿結幽居剪竹繞芳叢涼花拂戶  
瀟天籟鳴虛空

道門釋氏之法門也玄法之妙者也支公支遁也○李白將  
遊南嶽過漢陽別族弟浮屠談皓也言吾弟之為浮屠乃  
法門之最秀者善於談玄實支遁之流也延蘿剪竹以結幽  
居是雙松之亭乃吾弟談玄之所歟

憶我初來時葡萄開景風今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水色夢沅  
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

景風夏風也大火心星也風王記夏至而景風至國風云七  
月流火言大火心星七月西行而下流落即下流之謂也嶠  
嶽也衡嶠沅湘長沙皆屬今湖廣地方○此追憶初來雙松  
之時景風始至葡萄正開夏初時也今茲大火落而西流梧

葉黃而早凋秋欲深矣夢入沅湘之水而長沙之路無窮將  
遊南嶽情有未遂附書南鴻但致其意而已惜不得與吾弟  
同行矣

田別賈舍人至 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飄來南州徘徊蒼梧野十見羅浮秋巨鰲狹山  
海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鳳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翱翔還  
崑丘不肯銜我去哀鳴慚不田

比也歸藏啓筮云白雲起自蒼梧入于大梁巨鰲洪流喻時  
之亂也鳳喻賈舍人也○此李白流夜郎至岳陽田別賈舍  
人言白雲起於大梁至於南方徘徊於蒼梧之野羅浮之間  
者已十年矣遠海嶽之震動而土宇不寧欲託孤鳳以遠遊  
鳳以道路艱難雲霄阻絕乃自翱翔還于丹丘舍我而去不

旨少留使我失所託惟哀鳴自慚而已矣亦猶已之流寓於南州遭時之亂欲附知己之有力者以自振拔彼弗我顧我亦如之何哉○此節義趨取譬之意前後俱不相應旧本孤鳳作孤鴈尤為難曉或云上下有關文未知是否姑隨文解釋以備參考

遠客謝主人明以難暗投拂拭倚天劍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念劉越石化為繞指柔

遠客白自謂也時竄夜郎故云鄒陽傳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之於道衆莫不按劍相視宋玉云仗劍倚天外岳陽樓在岳州城上正對君山范文正公作記繞指柔之極者也劉琨詩云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越石劉琨字也○承上言鳳不啻我而去我將慚於不啻然亦不可以詭隨也明珠豈真於



暗投乎壯志遠圖終不可已乃拂倚天之劍西登黃鶴之樓  
臨風長嘯以寫我憂夫英雄不遇久困而變節者或有矣誰  
念百鍊之剛化為繞指之柔者乎士遭多難無以自立此孤  
鳳所以哀鳴而自慚於不田也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慙以傷

比也胡霜喻祿山也芳喻賢能也歲晚喻時之亂也亦指祿  
山之時而言離別各遷謫於遠方也○言秋風吹到胡地之  
霜凋此簷下之芳與君別離別意欲折芳相贈惆悵歲晚無  
芳可折悽傷之意不能自己以比祿山倡亂賢才困阨將欲  
自効以取功名而又迫於暮景之弗偶故臨別而增悲也○  
謬拔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

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  
成行

君謂賈舍人也時舍人謫於湖湘間故白遊洵庭詩云洛陽  
才子謫湘川割猶分也兒女仁姑息之愛也曹植詩云無以  
兒女仁○言我凋零如此承君不棄延於賓館君如賈誼謫  
於長沙猶為近地我獨遠竄於夜郎去國萬里偶尔相逢於  
此杯酒言別豈徒惜我之遠行乎正欲割珠相贈以結殷勤  
寸心不忘於旧好耳丈夫當以意氣相期何必臨岐揮淚而  
為兒女之態乎

渡荆門送別

遠渡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水入大荒流月下飛天  
鏡雲生結蜃樓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賦也荆門者荆州有山對立如門蜀之諸山至此而盡故曰  
荆門故鄉者白祖自隴西徙蜀而白生於蜀故白以蜀為故  
鄉也蜀水俱會于荆門故曰故鄉水○此李白渡荆門而送  
別也言遠渡乎荆門之水來遊於楚國之中但見山盡於平  
野江流於大荒月之落也如天鏡之飛雲之生也結海屋之  
樓夫蜀水會于荆門蜀乃吾之故鄉也今於荆門送行是併  
吾故鄉之水送子之舟悠々萬里情何既乎夫水曰故鄉其  
懷土之情亦可哀矣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數萬出征東南儒夫請纓異伸一割  
之用半道病還白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白漢世復至金陵也

秦出天下兵躡踏燕趙傾黃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仗旄  
鉞雲騎繞彭城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函谷絕飛鳥武關擁

連營意在斬巨鰲何論鱸長鯨

賊也秦即長安關中之地秦之舊京唐所都也燕趙者祿山封燕王叛稱大燕皇帝起兵范陽所據皆古燕趙境也天下兵者為天下除暴而舉也赤羽旗也太尉李光弼也時祿山反加光弼太尉兼河南副元帥鎮泗州光弼疾馳入徐州徐州即彭城也如雲言衆多也武關在商州商洛縣留谷武關皆入長安路絕飛鳥靜而肅也巨鰲謂祿山長鯨謂賊將之元者如史朝義尹子琦之輩時朝義圖宋州聞光弼至畏懼潰散而去宋州近彭城○李白聞李太尉征東南以討安史之亂意欲自効以病而還金陵留別崔侍御也言朝廷出師於長安為天下除暴亂深入其險阻直擣其窠穴式馬衆威旗旄鮮明為大將者太尉李光弼也仗旌鉞統六軍侵彼虜

至至于彭城號令嚴肅有若雷霆賊黨聞風皆自潰散故關  
外關內之地无有妖孽之由者魚谷絕飛鳥之驚民関有連  
營之勢夫靜治則難乱連續則難攻將帥賢而兵威盛也如  
此有所不戰之必勝矣意欲殲彼元惡殲厥渠魁而餘党有  
不足平者矣若安史授首而犬羊之徒何足算乎

恨無左車畧多慚魯連生拂劍照嚴霜彫戈鬢胡纓頭雪會稽  
恥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  
先行天奪壯士志長吁別吳京

李左車漢時謀士也趙王陳餘聞漢兵至聚眾井陘口李左  
車說餘絕漢糧道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為韓信所擒信  
購生得李左車者與千金項之縛至麾下信解其縛師事之  
胡即國風所謂狼跋其胡之胡注狼額下肉也纓冠纓也纓

之下垂者如狼之胡故曰胡纓東南征欲往東南而後大尉也時光弼駐彭城故曰東南吳京謂金陵也餘俱見前○此一節李白欲從大尉以圖自効而有未遂者言我既無左車之策見重於韓信又無仲連之謀談笑以却秦軍所以多愧恨也惟欲伏劍擁戈以雪國家之恥報天子之恩乃吾之素志也將往太尉之軍以獻一得之愚柰何命途多舛行至半道疾而還無由見太尉以從東南之征有懷鬱而止昔者亞夫之伐七國也得劇孟以成功今吾病還是亞夫未見顧而劇孟先自阻矣時之不偶命之大乖豈人所能為乎是乃天奪壯士之志使之功業無成良可嘆也於是長吁以別吳京蓋將遨遊於山水之間亦惟自適而已矣

金陵遇太守劉疑相逢迎羣公咸祖餞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

觀醉棲征虜亭曰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帝車信迴轉河漢復縱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漠因之出寥廓揮手謝公卿

金陵即吳京也倒屣者謂匆遽不及整履而倒着之也猶詩之國風云顛倒裳衣之意皇甫規解官歸安定王符倒屣出迎又蔡邕與衆賓同坐聞王粲至倒屣出迎皆敬之至也臨滄觀輿地志云金陵新亭北有遠望樓又名芳亭後改名臨滄觀說見前芳亭下征虜亭丹陽記曰征虜將軍謝安立帝車者斗也晉天文志云斗為帝車取其運動之義孤鳳飛鴻喻當時避世之賢人君子也河漢北漠寥廓俱見前○言我將別吳京而南行也遇太守倒屣以相迎群公具酒以餞送初則發於江滸臨滄之觀醉則宿於謝公征虜之亭觀故國之秋月聞長江之寒聲北斗昭々而迴轉河漢耿々而縱橫

斗橫河斜夜已深矣別後獨宿淒涼如此亦將自此而長往矣  
辭之孤鳳終向西海而飛辭之飛鴻終辭北溟而去高飛  
遠舉以遊寥廓飄然不可得而群也我將為孤鳳乎為飛鴻  
乎於是揮手以謝群公與之而永別矣

別韋少府

西出滄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水國遠行  
適仙經深討論洗心向秋月清耳敬亭猿築室在人境閉關無  
世喧

賦也滄龍門白鹿原未詳所在疑皆宣城地方門以西出而  
臨水故曰滄龍敬亭見前○韋少府疑為宣城之郡佐也李  
白久客宣城臨別而為此詩自敘相與之意言我寓居此地  
寧西出乎滄龍之門而南登乎白鹿之原欲尋商皓以同隱



李詩選註卷之六  
四八二  
邈然而未去者戀漢皇之厚恩猶有所未忍耳曾蒙寵召如  
待綺皓又安能愬然而遽去乎既不見由于焉言邁往彼水  
目討論仙經洗心對明月以聽敬山之遠聲吾將卜居於此  
矣雖在人境閉關不出自無塵俗之喧以相聒也

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  
思瑤瑟與金尊

多猶重也微言者微妙之言也論語崇爵議曰子夏六十四  
人共撰仲尼微言意氣合者志相投也風雅詩也瑤瑟金尊  
餞別之樂與酒也○言我寓居此地承君不棄枉駕相過而  
又贈我以微妙之言辭精理到固非淺近之作也且舉世之  
言交者以利而已惟我與君意氣相投非利交也舉世之為  
詩者浮辭而已亦無切於道也惟君之贈我者風雅遺意道

所存也琤瑟金尊臨岐祖餞能無別後之思乎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鷄啄黍秋止肥呼童烹鷄酌白酒兒女嬉  
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賦也白酒者江南人以白麴為酒其色清白而味甚甘兒伯  
禽女平陽也慰安也慰遣以自安也○此李白於南陵別兒  
童入京言我自山中而歸遣值秋時白酒熟而黃鷄肥呼童  
烹鷄以酌白酒小兒嬌女相親而笑手牽我衣繞我膝下藹  
然天性之真此山中之樂也我亦有懷不得自試未免抑鬱  
乃高歌取醉以自慰遣既醉且舞動蕩激昂之態殆與落日  
爭其光輝舞與落日而爭光則吾眇然之一身可以周旋乎  
宇宙揮斥乎八荒矣

遊說萬乘苦不早着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子亦辭  
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以言諭人曰說萬乘謂天子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  
乘故謂天子為萬乘也桓子新論曰人聞言長安樂者出門  
西向而笑漢張仲蔚隱居不仕所居蓬蒿沒人着鞭買巨事  
俱見前○上言在家兒女之樂此言將與之辭別以入京也  
言我有長策可以干謁天子以取功名但以蹉跎不得早遂  
今乃方為進步之計耳着鞭跨馬以涉遠道欲向金門圖於  
自獻然恐貧賤之士未遇之時為人所不齒者亦多矣若漢  
之買臣採薪會稽為妻所弃况他人乎我今流浪於江鄉恒  
為庸人之哂鄙然而天生我材未必無用我將辭家西入京  
師庶幾有知我者仰天大笑出門而去舍故丘而觀上國之

光或可致身於青雲豈肯文伏於蒿萊之下乎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拆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雲天高尔去安可  
遲瑤草恐哀歎我心亦懷歸屢夢松上雪

賦也析分也解也道即老子所謂道也瑤草之之美者也如  
言瑤花瓊樹之類布山未詳所在○此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也言王子之論道德析理精微徹見秋毫探老子之蘊無一  
隙之遺是善于談玄者也還歸布山以就隱居脫這風塵之  
表達心雲天之高歸即歸矣不可遲也遲恐山中瑤草之哀  
謝時近歲晏景物又蕭條矣我亦懷歸念彼故山屢夢松上  
之雪同此戀土之情乃人之所不能无者不又安可遲之  
而歸乎

傲然而獨往長嘯開岳扉林壑久已蕪石道生薔薇願言弄笙  
鶴歲晚來相依

笙鶴者子晉故事借以喻王山人也依々我也○承上言我  
之懷歸屢夢松雪傲然而獨往於故山長嘯而開乎岳扉我  
久在外林壑已荒不道之間皆生薔薇故山虽荒我之獨往  
亦不可遲今尔之歸於布山也幸無遐弃乎我歲晚之時當  
如子晉之吹笙乘鶴過我岳扉以相依親斯可也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  
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

賦也江夏古楚地故水曰楚水東出復口入于江以歸于海  
十洲記云碧海在東海中太極海水深處皆碧色非別有海

謂碧海也○此李白於江夏別宋之悌言楚水至清望之若  
空似無水者遙東流通于碧海君將順流而下分離於千  
里之外眷之情惟此一杯之內君可不自盡其興以相歡  
乎當此分別之時谷鳥吟乎晴日江猿嘯乎晚風景物淒涼  
增吾感慨雖以平生之剗腸不能不自痛也臨歧下淚豈有  
窮乎○謂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者白與之悌必素所親  
厚忠難流離易於傷感白過江夏乃窺夜即之時所經之地  
也故其情如此